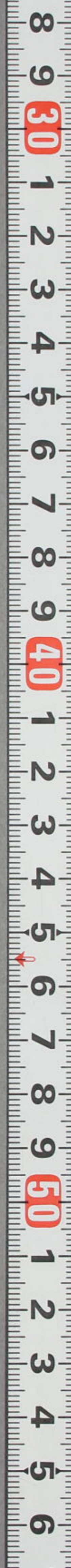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八十  
至八十三



13  
849  
193



明 4 3  
清 849  
193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一十八

奏議第八

後魏高允文成初為中書侍郎以婚娶喪葬不依古  
式乃上疏口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  
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  
旨久頒而殊不革變將繇居上者未能悔改為下者

冊府元龜 掌禮部

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  
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  
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  
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  
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樂室皆樂部給伎  
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  
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閨之女先之以媒娉繼  
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  
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妾別居然所配者  
或長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

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頗有簡劾誠是諸王過  
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繇色衰相棄至此紛紜今皇子  
娶妻多出官掖今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  
萬物之生靡不有歿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  
送歿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歿則聖人所禁也然壙  
者藏也歿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塋穀林農不  
易詠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  
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歿不旋踵尸焚墓掘繇此推  
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塋壙費損  
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糜費有益於亡省古之

臣奚獨不然今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  
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  
饗之禮今葬人之魂其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  
如夫妻損敗風化潰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丁  
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  
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  
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  
譟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污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  
夷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  
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  
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乃雍爲征南大將軍文咸和平六年表曰臣聞有國  
有家者莫不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  
以修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  
之况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明  
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  
丘令木石葦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  
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  
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

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惟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凌遲仲尼傷禮樂之淪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旨天下之口絕象魏之章蕭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執歎其薄德無以易民

視聽博士曹褒觀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爲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修而不備伏惟陛下無爲以恭已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群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所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爲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饗良繇禮樂不興王政有缺所致也臣聞樂繇禮所以象德禮繇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慙先儒管窺不遠謂宜



之禘者審禘其昭穆圓丘嘗合不言禘宗廟時合故  
言禘斯則宗廟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  
俱行禘禘之禮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禘牲禘於禘  
則禘禘嘗則禘嘗於蒸則禘蒸不廢三時三時皆行  
禘禘之禮中書監高閭儀曹令李詔中書侍郎高遵  
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圓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  
禘之祭與王義同與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  
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如何又大傳稱祖其  
所有出之也圓丘在廟之文論語云禘自既灌事以  
據示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

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惟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  
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  
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惟生兩名據王氏之  
義禘而禘祭之故言禘禘禘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  
禘一名也其禘禘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  
歲而三禘愚以爲過數帝曰尚書中書等據二家之  
義論禘禘詳矣然於行事取秉猶有未允監等以禘  
禘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尚  
書等鄭氏同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  
義一時禘禘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矣先王制禮

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禘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禘以申追遠之情禘禘旣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禘又不盡四時於情爲闕七廟四時嘗祭禘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禘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禘並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

依禮文先王禘而後時祭便卽施行著之於令永爲世法高閭曰書稱云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祭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百代所宗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以來逮于聖世以爲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比勅臣等評議取稟附之祀典臣等承旨被究往說各有其禮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衆疑則從多今惑則



仍古請依光別處六宗之兆總爲一祀而祭之帝曰  
詳定朝令祀爲事首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  
閣之議皆准類以引義厚事以證情故能通百家之  
要定累世之疑况今有文可據有本可推而不詳而  
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尚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於  
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  
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  
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禋非佗祀之用六  
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  
事故稱禋以闕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

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圓丘五帝在焉  
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  
備焉六祭既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  
令永爲定法

李彪爲秘書令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  
山議定圓丘已卯帝在合溫室引咸陽王禧司空公  
穆亮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及議禮之官詔曰朝集公  
卿欲論圓丘之禮今短畧斯極長日方至案周官祠  
昊天上帝於圓丘禮之大者兩漢禮有參差魏晉猶  
亦未一我魏氏雖上叅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圓

丘之禮復未考周官爲不刊之法令以祭圓丘之禮示卿等欲與諸賢參之厥秉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准代近在我都已立其議殺牲裸神咸是一日之事終夕而殺牲待明而祭負外散騎嘗侍劉芳對曰臣謹按周官牧人職正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與不臣聞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注曰先仁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廟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帝又曰圓丘之牲色無嘗准覽推故事乖互不一周家用禹解言是尚晉代

靡知所據舜之命辭悉用堯辭復言玄牲告于后帝今我國家時用夏正至於牲色未知何准秘書令李彪曰觀古用玄似取天玄之義臣謂用玄至於五帝各象其方色亦有其義帝曰天何時不玄地何時不黃意欲從玄又曰我國家嘗聲鼓以集衆易稱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取微陽微陰今若依舊鳴鼓得無闕寢鼓之義員外郎崔逸曰臣按周禮當祭之日雷鼓雷鼗八面而作籥不取陽臣竊謂以鼓集衆無妨古義

孫慧蔚爲博士太和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

幼議者以為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為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腰麻繆垂惟有絞帶慧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理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畧為不異以王藻二簡微足名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紐錦紳即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之紳已佩二帶以凶類吉則腰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總服鄭注曰雖不服總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大制長幼俱服童子為服之總猶不深衣况居有服

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裳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廢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則經如使童子本自麻其覆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惟舉無麻是明不脩豈得言聽事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名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問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傳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餘

二日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子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道道成均之學釋業上岸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會參之室而惟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子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緣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一成人之心則許其服總之絰輕猶有絰斬重無麻是爲與輕而奪重非理之意此臣之所以

深疑也又衰備有祗以掩裳服如使無裳祗便徒設若復去祗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使成童男惟服無祗之衰去其裳絰此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已而立制於人是謂違制爲冢法從制以誤人怨禮而行埋將異此詔從其議後爲秘書丞宣武景明二年上言曰臣聞國子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饗聖靈審諦昭穆遷賡有嘗制尊卑有定體慤著於中順應於外是以惟玉劔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刊之式鑑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掩

中之經孔安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饗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虛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其焉今之取證惟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然持論有浮淺析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微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護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三經於和中揖姬公於維也陛下獻

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寔惟下武而禘祫二殷國之大事蒸嘗合饗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宗初開致禮清廟敢竭愚管輒陳所懷謹察王制曰天子禘祫祫禘祫嘗祫蒸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嘗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之群廟自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

崔光爲黃門侍郎太和十九年廣川王諧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益三公以上至于卿司

以下故應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難以遵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期親者爲之二臨大功之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總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斷總衰而吊既殯之後脫去總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柩早晚之宜釋其厥中光與黃門侍郎宋弁通直嘗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尊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

等以爲若期親三臨則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至之極旣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也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之後復更受爵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陛下躬親撫視群臣從駕臣等叅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諸將大殮孝文素服溲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光後爲侍中國子祭酒孝明神龜元年十一月上言臣之被

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群臣服制輕重部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三年鄭乃三月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總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尊也今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爲姑不得過期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二年亦宜有總自餘王公百官爲君之母妻惟朞而已並應不服又太常博士鄭玄議云謹簡喪服并中代雜記

論云改葬總鄭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尸柩不可以無服故總服三年者總則朞以下無服竊謂鄭氏得無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總旣葬而除愚以爲必詔可封軌宣武初爲通直散騎嘗侍時思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僚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官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嚮明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制一

也按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一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嘗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飾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飭赤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三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不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皇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

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可爲法九并十二用將安在今聖朝欲遵道訓民備禮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熈臺沼之雜袁淮之徒已論正矣遺論俱在不復須載

劉芳爲太嘗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嘗及上廡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繼籍先儒正論詔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寺所



置壇祠遠近之宜孝之典制或未允秉說曰臧司請  
 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東郊盧植云東  
 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  
 東郊八里郊也鄭玄云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也  
 曰王出十五里迎春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  
 玄別注云東郊去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  
 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  
 八里之明據也孟春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  
 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  
 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

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  
 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  
 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黃帝之位并南郊之位  
 故云北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  
 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  
 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  
 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  
 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  
 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  
 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

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  
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  
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  
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  
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  
漢不設近郊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  
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末地五里祭  
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  
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  
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准此至於三十里之郊進

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  
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  
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  
三十里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  
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  
仍舊靈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在圻甸嘗隸  
郡縣郊祀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  
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侍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  
稷先農縣又祠靈星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  
公廟所以別在維陽者蓋姬旦創城維邑故傳世維

陽崇祀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維陽界內神祀今竝移太嘗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此禱請竊太嘗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嘗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禮祀二祠在太嘗之在維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群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壘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日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制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大嘗少卿陸瑋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

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王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云相酌益而不曾問意卒無以白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別更考制是於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

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之細此其二証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表功也按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也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議云天子太社

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垣無屋樹其中以以木有木者土立生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條解有樹之意也又云五經要議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大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有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戒社戒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按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

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粟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有不離松也帝從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一十九

奏議第九

後魏嘗景宣武正始初為太嘗博士時高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付禮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寔稱物以立

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寔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惟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旣無接事之儀寔闕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或須關外事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惟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

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繇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仁等以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垂繆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制服之情猶同其議准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旣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同施若惟小君則從服無據按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

袁翻正始中爲尚書殿中郎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

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旨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較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按周官考工所記其時事且論夏殷各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無九室之證旣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曰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

出而漢世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禮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顯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愾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嘗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之制非臣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箇不能令各處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矣漢世徒欲削滅

周典損棄舊章改物剗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詰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悞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狀微顯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准觀夫今之基跡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必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虛祭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

作茲爲曲學家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於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損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業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悟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



五室謂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曾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追慙謬浪

孫景邕爲國子博士永平四年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景邕與博士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君等議嫡孫後祖特重三年不爲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嘗卿劉芳議按喪服乃士之正禮合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復下同庶人者皆列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

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旣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嫡子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爲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按喪服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惟有爲長子三年嫡孫朞故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旣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凌諸叔

而特重則可知也且准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士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空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期爲允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苞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上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含而不述此同士制不復疑也惟有庶人爲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繇此世重也夫霜威露濡異識咸感承重主嗣寧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宜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襲未代僭踰未可以語通典是以

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爲嫡孫替豈祖以嫡服已服已與庶孫同爲祖替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准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卽古之廟士也今假終德未班朝次苟日志仁必也斯遂况乃官曆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苞庶人本亦一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爲長子

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  
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寢又  
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  
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  
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  
則權并一姓議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  
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  
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  
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  
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

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  
謂覩其綱未炤其目也按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  
無從故以第八品准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  
若以其員外之資爲第十六品也豈得爲正八品之  
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邕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  
以上每事顯列惟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  
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有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  
位興滅國繼絕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  
且金貂七珥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祿乎  
晉太康中令使殷遂以父詳不及所繼求還爲祖母

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卽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議詔曰嫡孫爲祖母禮今有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崔鴻爲三公郎中延昌三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珽上言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衰水任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依律結刑五歲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

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柱之義便是過禫卽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旣可以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更詳辯珽又上言按士虞禮三年之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間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踰月可爲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者使工爲

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按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謔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間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日是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

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樂耳而駁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駁禫復焉施又駁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禫則黃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三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駁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簡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初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閨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寔為大尤罪甚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忽忽者哉下府愚量鄭為得三何者禮記云吉事尚

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尚遠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較尉程猗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上言於晉武帝曰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聖氏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末愚能破臣難而通玄說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大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徵解三驗以鄭禮二十七月爲得猗及王肅爲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爲哀晉武從

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鴻又駁曰按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且三年之喪再替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以中爲閏王杜以爲是月之中鄭亦未爲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乖聖意旣諸儒採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

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成笙歌者以喪事  
既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  
毛施之金石然後為樂樂必使工為之庶民凡品於  
祥前鼓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止為貴士亦及凡  
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  
踰月則可矣爾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  
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執如鄭義  
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  
及黃裳綵纓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  
內也衰經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

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為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  
示終也喪事尚遠日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  
而請宿衛實為忿忿於戚之理合在情責便以深衣  
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經苦繇之口於禮憲未允詳之  
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中不謂除哀杖之  
後也又龍虎具別居喪日月無所隱習府應告之以  
禮遣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愛  
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也忿忿之失宜  
科鞭五十

封祖曾為大學博士延昌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

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  
肇兄子太子洗馬員外竝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  
不請下禮官議祖胄議喪大記云暮九月之喪既葬  
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  
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  
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  
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  
言論之間尚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得  
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凡三司之尊開國之  
重其於五服皆有厭絕若尊同體敵雖疏尚宜徹樂

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國  
子助教韓神固議夫羽旄可以展耳目之適絲竹可  
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懸有哀則廢至若德儉如  
禮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鸞爲行動之響鳴  
銑以警衆聲笳而清路者所以辯等列明貴賤非措  
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爲允兼儀曹郎中  
房景先駁曰按祖胄議以功總之喪鼓吹不作齊衰  
卒哭簫管必陳准之輕重理用未安聖人推情以制  
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莫於神宮服衰麻而奏樂  
火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禮之意就如所



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暮何以爲斷或義服  
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  
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按古雖有尊降不見作  
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於臣本無服體  
但思誠相感致存隱惻是以仲遂卒垂笙箎不入智  
悼在殯柱簣明言豈天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固  
等所議以爲笳鼓不在樂限鳴銃以警衆聲笳而清  
路者所以辯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麤  
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諸正典未爲符合按詩云鍾鼓  
既設鼓鐘代磬又云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言則相連

得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  
豈可以名稱小殊而不爲樂若以王公位重威飭宜  
崇鼓吹公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石之賞鍾  
公勲茂蒙五熟之賜若審功膺賞君命必行豈可陳  
嘉牢於齋殯之時擊鍾磬於升祔之後尋究二二未  
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令問所歸宜明據曲盡斟酌  
率繇必衷以辯深感何容總議並申無所折剖更詳  
得失據典正議秘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  
封祖胄等重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  
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按鼓吹之制

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嘗用也有重位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准之管絃其爲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加臺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衰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身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燥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旆鼓之事明非欲聞宜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顯槐鼎之至貴彰宰府之爲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宜殊

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示哀痛在禮卽情愚謂爲允詔曰可從國子後議清河王暉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皆謂公侯拔子藉父兄以爲稱其母本妾猶繫之於君不得以子貴爲夫人者也至如應韓啓字厥母故自申內主之尊凡將別封其親亦容盡君

妣之重若然便所謂周公制禮而子姪共尊漢世諸王之國稱太后宮室百官周制京邑自當一傍天子之式而不用公庶之軌魏氏以來雖群臣稱微然嘗得出臨民士恐亦未必捨近行遠服功衰與練麻也羅太妃居王母之尊二十許載兩喬蕃后竝建大邦子孫盈第臣吏滿國堂堂列辟禮樂備陳吉慶函京宜稱情典則不應傍之公第仍拘先厭愚謂可遠准春秋子貴之文上祔周漢侯王之體成母后之尊獨帝妾之賤申疏齊之極慕撥功練之輕悲誠如此則三年之喪無乖於自達巨創之痛有遂手在中寧戚

過哀情禮俱允時議者不同詔服大功時又疑清河國官從服之制大學博士李景林等二十一人議按禮文君爲母三年臣從服期今司空自爲先帝所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喪服厭降之例竝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旣捨六宮之稱加太妃之號爲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得以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苞於此大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按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謂宜小功庶君

臣之服不失其序并降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中  
令韓子謙謹按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  
妻傳曰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  
夫以一國之貴子猶見厭况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  
國王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正王之服尋究義例  
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之卑  
賤不得仰正親王正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  
士非列士無臣從服今王有臣服不得一准諸士矣  
議者仍令國臣從以朞崑昧所見未曉高趣按不杖  
章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

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以深  
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朞臣亦同朞也明  
臣之後朞繇君服斬若繇君服斬然後朞則君服大  
功安得亦朞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  
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  
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朞渾  
雜一國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今王依  
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期  
此乃據殘文守一隅恐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且  
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闈寺位卑室老未有君

服細經裁踰三時臣着踈衰獨涉兩歲按禮天子諸侯之大臣惟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惟近臣闈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從輕而臣服重者也議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苞於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其爲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按服問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若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問之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惟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苞於此矣若復有君爲母大功臣從服其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君爲母大功臣從服其何爲不備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哉而偏著一事彌結今日之疑且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既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不制服乎爲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遙域過期而後聞喪復可不

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在否聞喪則稅不計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按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宜五人乎期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醮終身親義既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厭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以期所以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或在此必以臣妻相准未覩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前論長智請以情理較其得

失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之爲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卽吉臣獨期年仍哀哭於君第創巨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日見哉侍中崔光學周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繇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辯然推例求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期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且羸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准傍以定罪禮闕舊文宜准類以作憲禮有葑同總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在心實輕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

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以君服母詳諸二途以取折衷謂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減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尚書李平奏以為禮臣為君黨妻為夫黨俱為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司空臣憚因以尊嚴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云公子之妻為皇姑既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卽是其例也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憚今自

以厭故不得中其過際衆臣古無疑厭之論而有從輕之據曷為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及景林等議尋詔曰比決清河國臣為君母服期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今更無正據不可背章生條但君服既從而臣服仍近禮緣人情遇厭須變服不還從前判既葬除之

相與制之

於而召服所並斷絲人制也... 始與而審之今更無五卦不可... 謂奉請曰此來書何因曰為... 禮之制者為不特申其本... 及服制不特申其本則果曰古無... 禮之制者為不特申其本則果曰古無...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二十

奏議第十

後魏紹為太嘗卿孝明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  
等奏中宮僕刺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  
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  
付尚書量議紹與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

冊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百八十一



按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雕面鷩總皆有容蓋翟車具面組總布幄輦車組輓有翬羽蓋重翟后從王祭禮所乘厭翟后從王賓享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所乘輦車后官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允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文質時變輅各宜存雕飭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奉議未輒率短見宜准周禮備造五輅雕飾之制隨時

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按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饗賓客安車以朝見於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官中所乘文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闕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般人以為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御金根車加交輅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輈車雲檉文畫輈黃金塗五輅朱蓋瓜左右驪駕三馬阮謚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桑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乘之以助祭后山輈車后待則

乘之緝罽駟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王邑君王妃  
公侯夫人入閣與后出入閣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  
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驪按周秦漢晉車輿  
儀式互見圖書雖各號小異其大較畧相依擬金根  
車雖起自秦造卽殺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  
也華飾典麗容觀壯美司馬彪以爲孔子所謂乘殷  
之輅卽此之謂也按阮氏圖桑車亦飾以雲母晉之  
雲母車卽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旣名同  
周制又用同重翟山駟車按圖飾之以紫緝罽駟車  
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寔同用於今入閣輿輦其用又

同按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輿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  
以爲秦滅周制百事剗革官名執式莫不殊異漢魏  
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繇去聖  
久遠典儀殘缺時移易俗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  
無改伏惟皇太后獻聖淵疑昭臨萬萬動循典故貽  
則後王今輟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  
驗之時事以爲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  
加交給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  
御紫罽駟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取祭  
小行則御緝罽駟車駕三馬以哭公王王妃公侯夫

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按舊事比之周禮唯闕  
從王饗賓客及朝見於王之乘竊以爲古者諸侯有  
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畧又今  
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卽事考實亦  
宜闕廢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寔合  
事要損益不同同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  
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  
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  
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司空領尚書令任城  
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

蕭寶寅尚書元欽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左丞元  
洪超考功郎中劉懋比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  
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  
郎中杜邁左主客郎中元鞞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  
郎中石士基長兼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  
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穎左氏  
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  
博士薛禎邢晏高諒爰延大學博士邢湛崔瓚韋朮  
鄭季明國子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鄒羅唐荆寶  
王令雋吳琮之宋婆羅剎爰高顯筮杜施四海廟樂

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  
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一  
千石禮官具儀禮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  
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  
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  
代代獻祖宗之廟文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帝躬  
履二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  
未稱其議以奏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爲大宗廟奏  
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代代獻之此子孫褒崇  
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之後兵宿中原疆侯締交醜

駢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舍垢以至于貞元  
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  
于外其卒則以幕吏將較代之故長城在王折之內  
斥逐王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矣韋臯因  
備邊之勢自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  
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帥甚於奕碁或陸梁弄兵同於  
拒轍憲宗宿憤舉昇平之典法始命將漢禮儀志立  
春京都百官皆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  
于魏晉迎氣五郊用績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  
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

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靈太后今日太  
傳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旣綜朝議稱悉其事便可諮  
訪以决所疑懌與給事黃門侍郎韋延詳奏謹按前  
勅制五時朝服嘗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  
等議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  
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大魏憲  
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尚  
書以禮式不輕請訪議事奉勅付臣令加考决臣以  
爲帝王服式方爲萬世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在  
下省定議蒙勅聽許謹集門下及學官以上四十三

人尋考史傳量古較今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  
冕弗改又四門博士臣王僧竒蔣雅哲二人以爲五  
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謂從國子前議爲允靈太后  
今日依議  
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玠薨贈太上秦公時疑  
其廟制大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按王制云諸侯祭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  
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  
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  
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

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世人冠娶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世祖是人祖公子鄭玄云後世爲君者祖比受封之君不復祀別子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後遷之乃毀其廟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

四廟至子孫五殿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爲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惟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後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准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以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諸典禮未所前聞今太上秦公疏魯列土大啓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

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稱位不可遠採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脩文責寔理貴允當考勅宗祊得禮為美不可苟免虛名取榮多黷求之經紀竊謂為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今名准大夫按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蒸嘗立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為鬼馬故曰尊者統

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宮太傅曰別子為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稱者不得立廟而祭之不得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復祖子公子若存高祖已下如其親後遷之乃毀其廟耳愚以為遷者遷於太祖廟乃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太祖不須發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以知

之按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爲輕  
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以前虛  
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  
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  
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  
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  
后稷及文王故至武而七言夏卽大禹之身言子謂  
啓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爲受命不毀親湯爲  
始君不遷五主文武方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  
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遠祖漢侍中

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天子逆加二祧  
得并爲七諸侯預合太祖何爲不得爲五乎今始封  
君之子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一祧孫卿曰有天下  
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  
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准理其不謬乎雖王侯  
用禮文質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爲  
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爲是禮緯又曰諸侯  
五廟親廟四始祖一明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  
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寔殷湯時制不爲難也聊



復標榜畧引章條愚意不足以待大問擇議曰大學  
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按禮記王制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  
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繇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  
儒注記曲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  
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  
國廟追立神王惟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魯四世  
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  
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

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  
立功於魏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  
四世止於高魯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  
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  
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  
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  
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  
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  
止高魯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  
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

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寔未  
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  
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極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  
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及於  
士如此四事竝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云重王  
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  
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桴反柩載之左  
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旣得有廟題純祖  
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  
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

歛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宋攝行主事而役  
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擇况臣聞君喪豈  
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  
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  
無主位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寔所未安  
宜通爲主以銘神位擇又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列  
光武以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廟皆四楹五  
架百箱設座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  
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  
或一參差無准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

之廟已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卽依此展其享祀詔依  
擇議

元端爲太嘗少卿熙平二年三月上言謹按禮記祭  
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  
禘黃帝而郊鮌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魯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  
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  
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  
故周人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二祧訖於周世配祭  
不毀按禮魯雖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

武皇帝配圓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  
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  
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旣毀上帝地祇配祭  
有式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召  
群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曰依請於是太師高陽王  
雍太傅領太尉公清河王擇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  
懷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中書監胡國珍  
侍中領著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  
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  
業尅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考

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李琰之爲國子博士熙平二年七月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總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蒸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廷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今七廟之後非直隔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露出身之叙較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疎同庶族而孫不豫祭斯之爲屈古今罕有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豈所以植幹根本隆逮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狀以爲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絕而况曾祖爲帝而不見錄伏願天鑒有以昭臨令皇恩洽穆宗人咸叙請付博議永爲定准

靈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法列其旁枝遠胄豈得同

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祫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爲始封子也鄭君別其四廟理協一祭而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爲斷琰之議按祭統記日有事於太廟群昭群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其廟而當今儀注惟限親

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蕃號爲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固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不乃旁准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世王相倫難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不宜

復各爲例令事事舛駁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爲始封君子又祭統日有事於太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其四廟之辭云未絕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殺彌遠吉赴拜薦典記無文斯繇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之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換高祖孝文皇帝聽聖去覽

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衣恤斷自總宗卽之人情具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章者也太嘗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議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日見親疎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厚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兄皆來指謂當廟父兄爲群不繼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謂群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

平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有援引然與朝儀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玄子孫悉應預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廟臣等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惟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尚書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遠更疎於群辟先朝舊儀革勅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久情理可依所執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二十一

奏議第十一

後魏張普為司空倉曹參軍孝明熙平十二年十一月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太尉清河王擇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禮之重者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

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喆商榷有異或並  
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其端雖憲  
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議論紛綸理歸詳正莫不隨時  
所宗各爲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  
之儀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其同  
軌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  
之節去來闔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咨禮官  
博訪儒士載之翰紙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  
卽詆訶疵謬糾劾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閱而知  
者也未有皇王垂範圍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

異同之式而欲流風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庠序  
未脩稽考古今莫專其任豎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  
冠服製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議邇廣陵王  
恭北海王顥同爲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春  
居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人並爲藩國不  
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爲舛駁莫有裁正懿王昵  
戚尚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  
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徃復成規或一代居宗較  
然爲則况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  
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臺傳備位



嗾僇不能秉國之均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  
謹畧舉恭顯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  
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  
異准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爲條例庶塵嶽沾河微  
酌萬一靈太后令曰禮者爲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  
可依表定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宗母皆受命先朝  
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  
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  
妾父在子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替父卒則皆  
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所慈猶曰貴父人之三

年况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之母爲國后  
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之  
甚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  
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替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  
爲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  
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  
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  
可還准公子遠歷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  
公子大夫之子以壓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  
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旣受命先帝光

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合尊同之高據附  
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  
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壓妻尚獲申况廣  
陵北海論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之  
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壓其所生之祖母  
嫡方之皇姑不亦遙乎今旣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  
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  
長孫傳曰何以荇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父卒然  
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  
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其

類差之毫毛所失何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  
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徒從者  
所從之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當服今所從旣已不  
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  
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  
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  
一方不得以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  
亦有異同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  
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議遂屈  
任城王澄爲侍中司空領尚書令熙平二年十二月

與度支尚書崔亮奏謹按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太廟火曰燭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畢喪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又鄭玄志簡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公傳曰禘乃於武公謹按明堂位曰魯

王禮也喪畢禘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尋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奏禘入非退義祭則無疏忽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旣被成二日宜卽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祭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立樞納可否必陳冒陳所見失聽裁衷靈太后令曰可如所執

源子恭正光中爲起部郎時明堂壁雍並未建就子

恭上書曰臣聞壁臺望氣軌物之德旣高方堂布政  
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之  
美事紀於生民至如郊天享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  
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考莫之能加嚴父以慈爲大  
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  
宙馭宇革制土中垂戒無外自北徂南同卜惟於維  
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蕃祖宗於  
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脩廢興建  
明堂立學較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  
中始創雉構基址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外令任城

王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誥答兩京  
模式奏求營起緣斯發旨卽加葺繕侍中領軍臣义  
總勤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  
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尅  
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貴辯容有就期但所  
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卽千計雖有繕作之  
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  
就無兆仍令賜曹之禮奄抑而不追養老之儀寂寥  
而不返構屢止於尺土爲山頓於一簣良可惜歟愚  
謂兆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

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興彼循環無極便是  
輟勦禮之重資不意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  
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又作稍以麗舉並可徹  
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尅成使祖宗有薦配之  
期蒼生覩禮樂之富書奏從之

李崇爲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不行上表曰臣聞世  
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  
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  
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  
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

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  
首國無黷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離祚終  
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以降禮樂復彰化致  
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  
盛莫不紛綸菴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廢亂相因兵  
革之中學較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  
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從馭嵩河光宅函維模  
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  
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嶠嶇歌咏之聲洋  
溢於側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

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小  
旱戎馬生郊雖建爲山還停一簣竊惟我遷中縣垂  
三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  
之基空盈收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功墉  
堞顯皇之要少樓櫓之飾加以風雨稍侵塹致虧墜  
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  
雕朽墻垣頽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  
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  
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卽使高皇神享闕  
於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

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旣任矣  
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議下絕尸素之謗今國  
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  
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  
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  
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日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  
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  
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  
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上方雕靡之作頗省  
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攜琢

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更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少緩苟使魏道緝熙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勅有司別議經始

賈思伯爲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

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享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中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堂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爾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

之束又詩大雅云雍雍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周之文王養老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決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典九室

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缺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記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准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爾尋鄭此論理非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



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  
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  
室之理謂爲可安其方圖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  
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逸民一室之論  
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

西魏崔猷爲司徒大長史武帝大統中太廟初成四  
時祭祀猶設俳優角觝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  
猷上疏諫書奏並納焉

東魏崔昂爲度支尚書孝靜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  
獻武王廟議定室所形制昂與司農卿盧元明秘書

監王元景散騎嘗侍裴獻伯國子祭酒李渾御史中  
尉陸操黃門侍郎李騫中書侍郎楊休之前南青州  
刺史鄭伯猷秘書丞崔劼國子博士邢疇國子博士  
宗萬振太學博士張毓太學博士高元壽國子助教  
王顯季等議按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  
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旣通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  
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頰室夏  
頭徘徊鴉尾又按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附  
祭儀法云執事列於廟東門之外旣有東門明非一  
門獻武禮數旣隆備物殊等准據今廟宜開四門內

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四面皆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禮器及祭服內外門牆并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典祠解并厨宰東爲廟長廡並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之所詔從之

北齊魏收爲中書令文宣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群臣會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收改爲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况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人

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邪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坐議者言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爲避尊位非爲何臺殿也子才以爲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晉臣四海不以爲嫌又何疑於東面禮世子絕房親世子冠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世子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爲嫌况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爲避明爲向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在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

宮殿之處更不得邪諸人以東面爲尊宴會須避按  
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則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  
武王踐阼篇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  
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  
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  
面若以東面爲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  
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  
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爲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  
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  
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

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爲冢宰太子爲儲貳明堂尊於  
別第朝侯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西臣踈於子冢  
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  
子監國不得於別第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  
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爲賓明父子無嫌君臣  
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  
約王公南面而獨約太子何所取邪議者南尊改就  
西面轉君位更非合禮方面旣少難爲節文東西二  
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禮爲允收議云去天保初  
皇太子監國冬會群官於西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

於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爲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同之邢尚書以前定東西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爲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震位向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爲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爲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爲本又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爲禮此又誠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嘗無東南二面之座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謂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

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收執西面援引據大相徃復其後竟從西面爲定皇建中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氏司馬氏爲二王通曹氏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

邢劭字子才天保初爲太嘗卿中書監時議疑官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謂曰按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世子同名鄭注云若先生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按春秋經衛石惡

出奔晉在衛侯卒之前衛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與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於天下禮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戌皆與君同名春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為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官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名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官尚書更補佗職制曰可

刁柔為國子博士叅議律令時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為無嫡子立嫡孫不應之嫡子弟議曰柔按

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妻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脂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伯子為親者諱爾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

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母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太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死子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母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旣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後

云嫡婦不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佗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嫡猶以嫡爲名嫡名旣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有損有益革代相沿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而亦宜有因而改。

